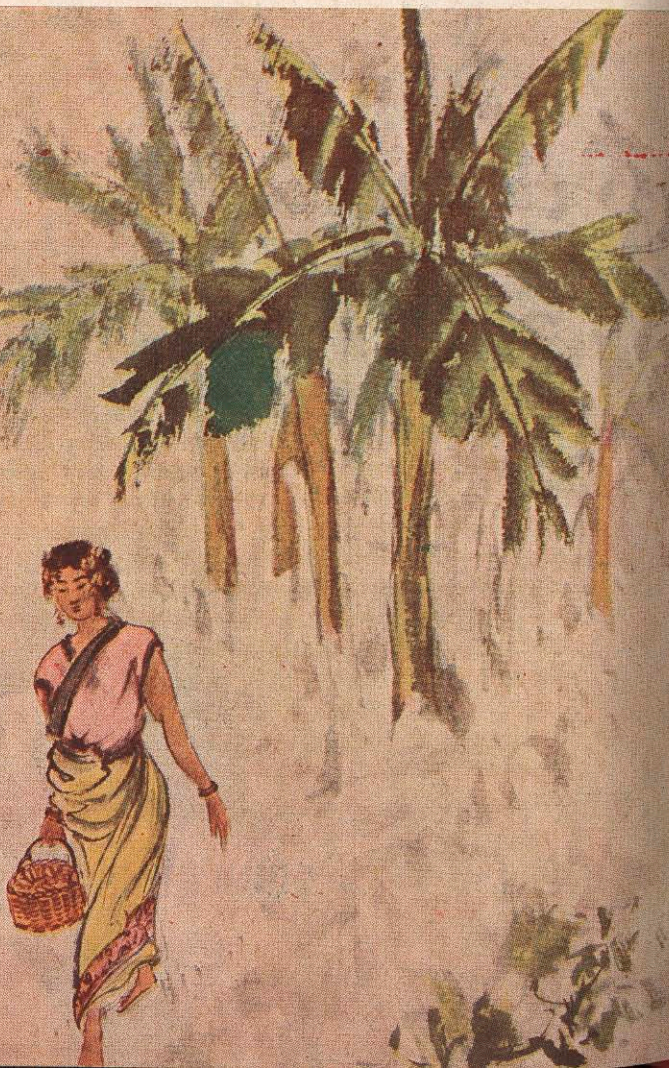


6 蕉風



林文慶



茂源黃

(影攝) 花火的生人出點

蕉 風 半 月 刊

第 六 期 目 錄

封面(國畫).....	張丹農
點出人生的火花(攝影).....	黃源茂
馬來公主(中篇連載歷史小說).....	予生
西濱園夜雨(詩).....	晴空
馬來人的婚俗.....	懷英
不眠的心(詩).....	雨燕
山野底孩子(小說).....	白蒂
巴豆的故事(馬來民間傳說).....	疾風
大難館中的小樂趣(漫畫).....	駿馬
母土的呼喊(記事).....	黎青
熱帶女兒.....	蕭遙天
給孩子(詩).....	方天
悔(小說).....	絮絮
巴士站賣糖的小孩(小說).....	寒夜
勇士漢都亞的成名.....	余壽浩
淡寫新山(遊記).....	馬厚西
牛(油畫).....	陳文希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發行地址：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七五號

信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承印者：新加坡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總代理：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地址：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十二期)叻幣二元二角

全年(廿四期)叻幣四元三角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第一章 被迷惑的蘇丹

這是公曆一千五百零九年，馬六甲蘇丹馬摩沙的皇宮外聚集着許多東方的各種族人民——印度人、中國人、猶太人，其中不乏自遠方而來的旅行者。

馬六甲是當時東方著名香料貿易的中心點。蘇丹馬摩沙是聞名於東方的馬六甲蘇丹曼殊沙的孫子。

這故事開始的那一天，正是炎陽肆虐的大夏天，可是在皇宮周遭的那些游手好閒的人們，似乎完全不感到酷熱。皇宮前的廣場中非常熱鬧，因為從中國來的使臣當時正在宮中朝見蘇丹，皇宮門前持長矛的蘇丹御林軍在森嚴的警衛着，有些當時未輪值守衛的御林軍們，也混在人叢中湊熱鬧。

皇宮外的熱鬧氣氛幾乎每分鐘在增長着，中國使臣的到來確是一宗非常重大的事。在這次以前的幾年，中國遣來的使臣是太監鄭和，帶了大批的隨員，他不辱



使命，非常成功，因為他竟能使馬六甲藩屬中國，從此，馬六甲的蘇丹們都會到中國都城朝見皇帝，進貢。中國則允諾保護馬六甲蘇丹，並且使兩國間互通貿易。

馬摩沙蘇丹宮的建造，其一部份材料就是中國供給的。中國以這些建築材料換取了錫苗、香料、黃金、鸚鵡、猿猴、燕窩以及其他商品。

但是蘇丹馬摩沙和其歷代蘇丹不同，他不但不尊重他人的利權，甚至不能盡其君王對臣民的責任與義務。由於他的荒淫無度，不理朝政，逐漸大權旁落，國事操於一般奸臣之手。而這一般奸臣，又都是些既無學識，又無智慧的庸材。奸臣們向他進讒言，停止向中國進貢，這次中國再派使臣前來，就是爲了這一原因。

當時馬六甲的總理大臣是一向極具智慧，博學多才的人物，他的兩個兒子中之一充任御林軍的司令。他對蘇丹是非常忠耿的，他會一再勸告蘇丹須繼續向天朝進貢。他對蘇丹說：「我們並非強盛，不能抵禦外來侵略

，許多外國正在對我們垂涎欲滴，虎視眈眈，伺機侵奪我們的土地，榨取我們的富源。我們對中國已有認識，我們能明瞭中國對我們的需求，但是我們不瞭解其他外國。我們在中國保護之下，能以享受昇平快樂，而我們的人民，也因爲與中國通商而獲得利益，所以我們還是保持對中國的信賴爲宜。」

蘇丹馬摩沙有時也能接受總理大臣的意見，但是由於蘇丹的堂弟漢亞布多拉忌妒總理大臣，向蘇丹屢進讒言，使得蘇丹的信念動搖。其實漢亞布多拉不但忌妒總理大臣，同時也很想乘機篡奪王位，他認爲剷除了忠心於蘇丹的總理大臣以後，他就更易奪位。他曾對蘇丹說：「別信任總理大臣的話，他是受了中國賄賂的人，所以他勸告你繼續向中國進貢，難道我們的軍隊不十分強盛，不能抵抗敢於進侵我們的愚蠢的外國人嗎？他們用戰艦載來少數軍隊，我們可以百倍於他們的人力對付他們，何懼之有呢？我們何必將價值連城的貨物送到中國去？我們大可以將貨品售與西方的商人，獲到鉅利，以充實我們的國富。」

蘇丹和一般懦夫相似，慣於受人們花言巧語的蠱惑，他終於輕信讒言，中了納漢亞布多拉的詭計，對於總理大臣忠直的諫言置之度外。

第二章 中國使臣

蘇丹宮的廣廳內，點綴得琳瑯滿目，因爲中國使臣朝見蘇丹時，將天朝皇帝贈與蘇丹的多種禮物也都搬進

了宮。禮物中包括有奴隸少女，個個如花兒般鮮艷動人，此外還有繪製精美的名貴磁器，品質優良的綢緞和金飾物，以及一些上選的珍貴物品。中國使臣傅智並代表天朝皇帝向蘇丹說：「蘇丹陛下，天朝帝國天子遣派小臣前來恭候蘇丹陛下的福壽康寧，並覬贈微薄禮品，以表示其對陛下的愛護。」

蘇丹也回答說：「貴大臣此來，使我感到無限光榮，閣下的才豐學碩是舉世聞名的，請將我的崇仰之忱轉達於天朝皇帝，我希望閣下今晚進宮赴宴，我將感到光榮。」

傅智聽後，知道這是結束朝見的暗於是示，便領其隨員退出皇宮，回到蘇丹招待他們的旅邸去。

當晚，傅智再度進宮赴蘇丹的歡迎宴。宴會時，並有由阿爾及爾來的三名阿拉伯美麗少女，在皇宮樂隊伴奏下歌舞助興，傅智對於這前所未見的阿拉伯歌舞頗感興趣。他以爲天朝皇帝也必然喜愛這種歌舞。這時蘇丹忽然對傅智說：「閣下以爲天朝皇帝願接受這些舞女在他面前表演嗎？」

傅智答說：「我相信天子認爲這項餽贈是非常隆重的。」當晚的宴會，笙歌達旦，盡歡而散，蘇丹雖也會以豐厚禮物回贈天朝皇帝，並且允諾今後年年進貢，歲歲來朝，然而他內心中並沒有一絲這種意念。

中國使臣離宮後，蘇丹立刻召喚天朝皇帝所贈與的美女。其中有一美女使蘇丹一見傾心，他問那美女的芳名時，侍臣們告訴他說：「她名叫阿梅，是一位中國富

有達官的女兒，但是她的父親已失寵於天朝皇帝了。」蘇丹愛情的易變是衆所週知的，他一旦愛上了阿梅之後，就將他以前所愛的女人完全遺忘了。這時的阿梅已成爲蘇丹心房中的皇后，他將其他女人都揮出寢宮之外。阿梅獲得專寵，蘇丹特命令兩位寵臣在寢宮外護衛，不使任何人擅入。他給予阿梅以高貴的衣料，縫製華貴的服裝。他每晚都和他的新歡一同進餐，當進餐時，他又命令一般奴隸少女，演奏極其悅耳的音樂以助興。

第三章 美人阿梅

蘇丹馬摩沙的蘇丹后，是波斯皇族血統的娜蘭尼赫公主，她雖然已是卅開外的婦人，但是仍然具有幾分風韻。可是每當蘇丹獲得年輕貌美的新歡之後，她的地位就日漸低下去；無論如何，她在名份上仍然是蘇丹后，而且是蘇丹最寵愛的兒子的母親。阿梅之來，使蘇丹后的內心更增苦痛。當蘇丹愛上阿梅的那天晚上，御林軍副司令英俊年少的沙林，就將這消息報告了她。娜蘭尼赫每當遇到勁敵之後，就多方設法打擊對方，而且常獲勝利，因爲她具有堅忍不撓的精神，以緩爲進，結果獲得成功。在這些遭遇戰中，沙林是她最得力的助手。沙林因得寵於蘇丹后，所以在宮中各部門通行無阻，而宮中的任何事，不論巨細，都瞞不過沙林的耳目，當然，蘇丹后對於任何消息也是最靈通的。

阿梅得寵後的幾個星期後，蘇丹到距離皇宮數里外的野星區的森林中行獵，當他追逐一隻鹿時，竟闖入總

理大臣的圍地範圍內，可是他本身並不知道。他奔到一座小池塘邊時，發現幾個少女正在水塘中戲水，她們祇顧嬉戲，所以未曾注意到有外人闖進。

蘇丹看到這一幅美女戲水的鏡頭時，又感到迷惘起來。因爲，其中有一個少女，姿色格外動人，他被那少女的姿色迷惑住了。及至少女們發現蘇丹立在池畔，個個驚惶得狼狽逃去，唯獨那姿色最動人的少女則不然，她祇迅速披上紗籠，掩蔽着那曲綫美的身軀，然後莊嚴的緩步而去，對於蘇丹連瞧也不瞧，若無其事般安定。

蘇丹仍然呆在水塘邊，好似脚下生了根，不言不動。就在這時，那些隨從們才相繼趕到，他問隨從們這圍區是屬於誰家的，隨從們告訴他，這地區是屬於總理大臣的，剛才緩步上岸，若無其事而去的少女，也就是總理大臣的愛女，她的艷名早已家喻戶曉了。

「爲什麼你們不早點告訴我？」蘇丹含着怒意問。『我們以爲總理大臣必然已將本國的任何事或任何人都告知你的了』這是漢亞布多拉好滑的答覆。

『是的，總理大臣對這件事將好好向我解釋才行。』蘇丹的怒氣還未消除。

漢亞布多拉乘機作煽動性的讒言說：『我認爲國內任何事物或人都是屬於陛下的，祇要你願意，你就可以獲得。先知者祇禁止我們不得染指有夫之婦，那個少女還未出嫁，總理大臣或任何人都應以有女嫁作蘇丹后爲榮，請勿性急，愈足珍貴的東西，愈須耐心去尋求。』

西濱園夜雨

晴空

纖軟的水網，

嚥下半杯冷酒，

紫海中的點點彩燈，

徐徐沉下，

寒心中苦苗在萌芽，

爆開熾熱的火花，

沉下，

在萌芽，

火花，

籠住困倦的懶樹，

細草的長根嵌進泥土，

煨暖蕭瑟的寒心，

驚起尋夢的瘦鴉，

青籐的柔鬚攀住棚架，

烘乾微濕的兩頰，

夜風撩動孤高的棕櫚，

落葉歸根，

曾挑起鄉愁的綿綿夜雨，

叮冬滴答，

那裡是你的家，

又滋潤了遠景的奇葩，

滴答。

你的家？

奇葩！

馬來人的婚俗

繹英

新加坡真是華洋雜處，膚色不同的人種博覽會，我的住所附近，更是各色人種齊備，有中國人、西洋人、馬來人、還有印度人。

晚飯後，我每喜歡帶着孩子們在門口前後附近散步，一面欣賞夾植着日里樹的橫街，眺望着鄰居的生活百態。

我們屋後的一列車房，連年因屋荒關係，一部份早被屋主租給人家作貨倉；對面的一列平房，原來預備給汽車夫用的，戰後也另外單獨當作住宅出租。這些小房子，在房客私相授受之下，物以類聚，住的多是馬來人，又大多是做司機的：有的是私家汽車夫，有的是駕駛「德士」的，有的是洋行的囉哩車夫。

一天晚上，裡面的一間車房，燈火異常的光明，人聲嘈雜，婦女們進進出出。我偶然信步探望，原來她們

都坐在鋪着草蓆的地上，忙着在製作粿品，包着香蕉葉。鄰人說，對面那一家馬來人明天要娶新婦，所以鄰居的馬來婦女都來幫忙替他做粿品點心之類，預備明天招待親友之用。孩子們聽了，都興奮地要等待看看馬來新娘。

這一天恰巧是星期日，遙望大路，那邊巷口已樹有紅旗（有的是以「花樹」做記號），指示裡面有喜慶事，登門祝賀觀禮的賓客，可沿着這條路進出。無線電廣播着馬來歌曲，人聲喧鬧，十時左右，音樂聲響，原來請來了一隊樂隊，演奏馬來音樂助興。過了一會兒，迎娶新娘的車子到來了。

我們的後門，正對着喜事那一家，我因為要採風問俗，便出去看看。但見新夫婦雙雙並肩同行，前面有一對花樹，樹上有用粉紅紙條（也有的

婚禮的花樹是用銀紙的）捲成的，一條條的花，裡面是鉛線；樹幹是一根竹竿做的，用綠紙包着，好像垂柳一般，只是顏色不同罷了，由兩個馬來人分別撐持着。這對花樹要等新夫婦退入新房後，纔撕開分贈親友呢。新郎頭戴黑絨禮帽，身穿深藍色綉金邊長袖綢衣；新娘穿的是桃紅滾綠色邊的緞質袍子，圍着紗籠，頭上戴着許多金屬首飾，手上是幾隻成疊的赤金手環，戒指等，耳下掛着一對大圓圈的金耳環，好像是把所有的金器都穿戴在身上，藉以表示她的財富一般。他倆攜手同行，新郎的左手小指和新娘的右手小指交攏着，另外又繫着一條紅絲線；大概不是我們的「赤繩繫足」的意思，而是「紅絲繫手」了。他倆手牽手的兩臂上，又鈎貼着一片潤約三四寸的黃金色的金屬物，好像不讓兩人分開一樣。臂上還綴着一隻小巧玲瓏的金絲鳥兒，——也有的用別種裝飾品，如花朶等。

新人的後面，緊隨着親友和觀禮的人們。新房門前，飾着許多小小的萬國旗，有綠葉蓋搭的喜棚。一大條

雪白的布幕遮過對面的「禮堂」，布幕下擺設着桌椅，為招待客人飲食的地方。這禮堂原來就是昨夜娘惹們做裸品的車房，今天已改成他們的臨時禮堂了，地上鋪着席子，裡面正中設着兩層座位，點綴着五色燈火，裝飾着紅緞，成為新夫婦的「寶座」。這隊新人行列正向禮堂前進，親戚們已有向其道賀的。馬來禮是兩手夾抱對方的右手，再抓起來往自己鼻孔一嗅，算是敬禮。

忽然門口出現了一位面上用灰水塗花，裸露着上體，身塗黑油的大漢，手提竹竿，截路攔阻，好像我們的鬧新房一般，要求新郎答應掏出荷包請客，然後才肯退開，讓他倆進入禮堂。

這時新娘新郎，雙雙登上座位，筆直着身子，端正地並坐，親友們個別趨賀後，即就地坐下談笑，按照他們的風俗，這時的新夫婦是不能說話和吃食飲水的，務要等待媒人的命令，才得離座。假如新郎往女家迎親時，需要媒人同行，新夫婦回家以及婚禮一切，都要有良媒作中間人的。

約莫過了一個鐘頭，等到賓客散開，新夫婦始離座進新房。至此他倆的手臂，才解除束縛，新郎更衣出外招待客人；新娘也卸裝易服。大概因為要拔出頭上首飾的關係，她須鬆了頭髻，把長髮另行梳結。

觀禮至此，招待節目開始，我們這般不速之客，只得散開。據說：新郎是在某土庫裡駕駛囉哩車的司機；新娘年紀輕輕，不過十七歲，可是在

習俗早婚的馬來新娘中，並不算是太年輕的。

下午新郎新娘還要同往女家居住一個時期，因為馬來人的習俗，新夫婦是以岳家為家。迎親行禮，拜見男方尊長親屬後，即由新郎送新娘回女家居住；就是另外組織小家庭的，至少也要於女家居住滿月後，然後新夫婦們才得自由另構新巢呢。

一九五五年耶誕前夜

不眠的心

雨燕

深夜如封雪的山谷，
月光撫着綠樹暗影，
葉上有蟲子登登的足音，
彷彿一片斜蔭瀉在不眠的心。

有什麼寂寞，更寂寞，
如森林裏孤身的夜行人；
有什麼哀慟更深沉，
當他厭惡了人生，又熱愛着人生。

不死的火山噴着熊熊的火，
暗笑的眼似兩極寒冰，
普羅米修斯背了千萬年枷鍊，
讓兀鷹啄食結疤纍纍的心。

深谷有不息的林濤，
崖岸有洶湧的浪聲，
到那裏去吧，在風暴裏，
一隻鳥更懂得生命。

山野底孩子

白蒂

在辛勤枯燥而沒有溫情的生活裡，唯一使他稍感快慰的是他那一隻瘦弱的可憐的小花貓；這是半年前小鎮上賣豬肉的大肥阿確送他的。半年來，爲了這隻小花貓，他會受母親打罵過數次；

因爲母親認爲養貓唯一目的是抓老鼠，山芭裡用不着，況且窮苦人家連老鼠都不大願意光顧，養貓毫無用處。所以那隻小花貓從第一天開始就得不到他母親的歡心，好幾次讓她摔到園子裡，幸而都給小獅子偷偷地找回來，偷偷地收養在雞寮旁邊，每天偷偷地餵牠一點殘羹冷飯。日子久啦，母親不再嚷着要把小花貓摔掉，可是小花貓的一切行爲似乎都得小獅子負責。如果牠偶而失慎把桌上的小燈盞撞下地來，或在屋裡拖一條破褲子到門口，甚或挨幾下耳光，他就得挨母親的一頓臭罵，甚或挨幾下耳光，他只好抱着小花貓坐在紅毛丹樹下哭一場。於是他覺得小花貓和他同病相憐，他們相依爲命。每當他挑柴回來，小花貓會從老遠跑來迎接他，搖着尾巴緊跟在他背後走；當他蹲在牆跟下悶悶不樂的時候，小花貓會跳到他的懷裡，柔順地靜躺着，或者蹲在他旁邊用舌頭舐他的腳盤，讓他得到一點別人所不能體會到的溫情和快慰。有時候他們一起在園子裡追

逐，跳躍，玩得很久，晚上他們就同在一張破舊的木板床上睡，人畜之間建立了一份不可分離的友情，小花貓簡直是小獅子的小生命底一部份。可是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那是在小獅子的祖父忌辰那一天，阿舌特地上市小鎮買一些香燭冥紙，還有半斤豬肉，兩條「刺殼魚」和一斤乾麵條回來祭祀一番。提起拜天地祭先祖，可以說是窮苦人家一年之中的一些「大日子」。成人們誠惶誠恐，不敢稍爲疏忽，那管祭品只有寥寥三數樣，但却非常虔誠莊重，爲的是表示不忘本的一點誠心以及祈求先人庇佑。可是孩子們所感到高興的却就是完全不同，上半天不必檢柴割草鋤地，而且有魚有肉可以大吃一餐，這在一年中也只有寥寥可數的幾次而已。

阿舌從小鎮上回來之後，他們一家三口都在亞答屋裡忙得團團轉，正中那一小間客廳兼飯廳兼堆積農具籬筐扁担什物的家庭，打掃得很乾淨，唯一的一張破桌子安置在門口，桌上安置一個黃梨空罐改裝的香爐和一對用牛奶空罐改裝的燭臺，魚、肉、麵也排得端端正正。到了正午的時候，阿舌換上一件僅有的粗白短袖襯衫和黃卡巖長褲，黑色帆布鞋，先點上燭，獻上香，必恭



必敬地在門口的黃泥地上燒冥紙；小狗子他媽和小狗子也跟着跪拜如儀。之後，小狗子跟他爸爸到菜園裡摘幾顆青椒，小狗子他媽到屋後餵豬，廳堂中只有那隻小花貓蹲在屋角，眼巴巴地望着桌上那兩條「刺鼓魚」出神。

小花貓和小狗子一樣是生來命苦，從來就沒有好好吃過一餐，自然牠未敢夢想每餐有魚有肉，但排在牠眼前的兩條魚却不能不叫牠垂涎欲滴。牠幾次想躍到桌上去，但祇是在桌下兜兩圈，先望望門外又再蹲下來。牠不想偷吃——自然牠不懂偷吃是否犯罪——可是那兩條魚却始終在誘惑牠，使牠無法再繼續忍受下去，於是牠毅然決然躍到桌上去，咬住較小的一條魚，豎起耳朵向裡外望一望，立刻跳下來，飛也似的跑出去。

一剎那，阿舌父子倆從菜園裡回來，小狗子首先發現盤裡少了一條魚，於是他叫着：

「怎麼只剩一條魚！」

阿舌望住只剩一條魚的盤子楞住了，血往他臉上衝，使他氣得兩眼發直，滿臉通紅。少了一條魚原不是如何大不了的的一件事，但祖先還沒有享用就給偷走，那就是非常嚴重的瀆犯罪行。他知道這是可惡的小花貓幹的壞事，於是他罵一聲：「他媽的！死貓！」順手在門背後拖一根扁担，立刻往屋外衝。

他們在亞答屋四周圍兜一個圈，小狗子緊跟

在他爸爸背後，心裡非常緊張，焦急，他預感小花貓要倒霉啦！可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小狗子的媽聽說少了一條魚，也大嚷大叫着：「該死的死貓，打死牠！打死牠！」緊跟在小狗子背後，敲打着小狗子的小腦袋瓜子，邊走邊罵道：「都是你這個死孩子惹事，一定要養那隻死貓！」他們終於在屋角的紅毛丹樹下發現小花貓，牠正在貪婪地吃魚！

當牠發現阿舌手裡拿着一根扁担走近牠的時候，雖然小主人小狗子緊跟在背後，但牠仍然感到大禍將臨頭，於是牠把脖子一縮，倒退兩步，立刻一轉身向野地裡逃。阿舌在牠背後緊追，第一棍打不到牠，阿舌更加憤怒，小花貓已經離開他十來步遠，他眼追不上了，於是再罵聲「他媽的」，用力把扁担扔過去，想不到不偏不倚正打在小花貓頭上。小花貓受了這一嚴重打擊，立刻狂叫起來，再踉踉蹌蹌跑幾步，不支地倒在泥土上滾一滾，四脚朝天只是一陣陣抽搐。

阿舌兩手插腰站在牠旁邊，滿臉怒容地喘着氣。

小狗子急忙蹲下來把小花貓抱在懷裡，撫着牠那受重傷的頭，牠只是急劇地抽搐幾下，就不能再動彈，這一條可憐的小生命就這麼不幸地結束了。小狗子不勝悽愴地說：「牠死啦！」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死死好好！」小狗子的媽還狠狠地罵着。小狗子心裡感到更難過。

「死了就算啦！還哭甚麼！扔掉牠，回去！」爸爸餘怒未息地責斥他，他不能不忍住眼淚，把他心愛小花貓的屍首放在野地裡，亡魂失魄似的跟着他們回家。

中午，他一聲不响地低着頭吃飯，雖然這是難得的一頓午餐，有魚有肉有香噴噴黃澄澄的湯麵，可是他心裡真難過，祇想着他那可憐的小花貓。

爸爸似乎有點了解他的心情，也有點內疚，剛才他並不是存心打死牠，想不到一失手就完事，怪不得小狗子傷心，他也有幾分過意不去。於是他溫和地「哪！」一聲，檢一塊魚攔在小狗子碗裡。

小狗子想起小花貓爲了偷吃魚而死，立刻把碗裡的魚放回盤裡，喃喃地應道：「我不吃魚！」阿舌祇是瞪孩子一眼，繼續吃他的麵，想不到他媽竟用筷子敲他的頭，罵道：「你想死啦！不吃！」

小狗子受不了這一委曲，眼淚一滴一滴地滴在碗裡，他忍住哭聲胡亂地把幾口飯扒乾淨，連頭也不抬就急急地往外跑，只聽見父親喊一聲「跑那裡去呀！」他只好蹲在門邊，兩手抱住兩腮，痴望着野地裡小花貓的屍首偷偷地啜泣。

飯後，阿舌也蹲在門邊休息，一面用小指頭的長指甲剔牙，一面從白粗布襯衫的小口袋裡掏出一包「打槍牌」的香煙，非常鄭重的燃上一枝，深深地吸一口，然後慢慢地從口腔和鼻孔裡噴射出來，神態那麼悠閒而又十分得意。抽香煙在他也是一年難得幾次的奢侈享受，假如不是過年過節或是祖先忌辰這些大日子，他連一杯「咖啡鳥」也捨不得喝哩！何況抽香煙！然而如此悠閒的享受也只是極短促的一些時候而已，抽完那支香煙之後，他立刻走進屋裡，脫下白粗布襯衫，黃卡嘰長褲和帆布鞋，換上一條破舊的藏青粗布短褲，打着赤膊，肩上搭一條揩汗用的破長巾，提着鋤頭又到新墾地去。當他走過小狗子身邊，祇是仁慈而同情地投他一眼，並沒有要小狗子也跟着墾地去。

小狗子依然是兩手托住兩腮，痴望着小花貓的屍首出神，他想着，想着，想着許許多多事，認真說來他實在不知道自己是在想些甚麼，他祇感到小花貓可憐！他自己命苦！

小狗子他媽在後邊洗碗碟，收拾殘羹剩飯，準備生火煮點「豬菜」，當她發現柴祇剩不了三兩把，於是又提高嗓子連嚷帶罵地叫着：「小狗子你在做甚麼，還不快點檢柴去！」

小狗子聽到她一連喊了幾聲才慢條斯理地走進屋裡來，但他並不答腔。



「你聾啦！小狗。」他媽又再厲聲嚷着。小狗子懶洋洋地提起扁担和麻繩，還是不答腔。

這下子可讓他媽着惱了，她一手拿着一把破竹掃，氣汹汹地趕到前面來，可是小狗子已經走到門前的黃泥地，她老人家只好站在門口氣急敗壞地嚷着，等他回來要好好抽他一頓，事實上只要小狗子挑一担柴回來，做母親的自然不會再計較他不答腔這點小過錯。

小狗子兜個小圈直往野地裡走，停留在死貓跟前，他想多看小花貓幾眼，多撫摩牠幾下，心裡又一陣陣難過，不期然又蹲下來，把牠揣在懷中輕輕地撫摩着。

「小狗，你在幹嗎？」阿舌在新墾地叫道。

「媽叫我去檢柴！」

「檢柴還不早點去！」

小狗子不得不放下死貓，依依不捨似地走開。

可是走不了幾步，阿舌又叫道：

「把死貓丟到芭裡去！」

於是他又走回來，一手抓住死貓，飛也似的往大山芭的邊沿狂奔，一剎那，瘦小的身影就消失在陰森森的雜林中。

他沿着雜草叢生的小路往裡走，到那一棵熟悉的老榕樹下才歇下來，前些日子檢柴的一大堆枯枝就在跟前，今兒不必太費事，於是他斜靠着

榕樹的粗大樹桿，盤算着怎樣安置他的小花貓。許久許久，他忽然想起人死有個墳墓，他心愛的小花貓自然也該有個墳墓。他立刻翻起身來，往前跑到斜坡底下的小溪澗旁邊，為小花貓找尋永久安息的地方。

他用一根硬木當鏟子，就在溪澗旁邊的泥沙地挖一個窟窿，細心地把小花貓埋下去，再用小石子砌成一個小丘，然後再採幾朵野薔薇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撒在墳上。他做得很認真，也覺得非常有趣，然而當他完成後躺在小墳旁邊休息時，立刻感到一陣陣空虛，一陣陣難過。他想着：……從此以後再也看不到他那可愛的小花貓，祇是爲了偷吃一條魚啊！可憐的小花貓就這麼犧牲啦！爲什麼牠不能像賣豬肉的大肥佬家裡的大花貓那樣，常常有魚吃？爲什麼連他自己也這麼困苦，得天天檢柴、鋤草、墾地、不能像大肥佬的兒子一樣，天天背着小書包上華僑小學讀書，這真是他媽常常說的是「命裡註定」的嗎？想到這一層，他才意識到是因爲生活窮苦，才會連累可憐的小花貓遭到如此悲慘的下場，他感到非常對不住小花貓，更感到自己非常的不幸，眼淚禁不住沿着削痛的臉頰一直往下流，心裡越想越難過，禁不住伏在小墳上嚎啕大哭。越想越傷心，許久許久，他感到很空虛，很脆弱，也很疲倦，竟然在溪澗中昏昏地睡去。

(中)





馬來亞民間傳說之二 疾風譯

從前，某地有個國王娶了兩個妻子。他的髮妻，朱麗茄（Zuleka），是個待人和藹，年輕美貌的女子。他的妾，沙伊娜（Zaina），却是個容貌平庸，天性險惡及嫉妒心很重的女性。她最不喜歡人們稱朱麗茄為皇后，把朱麗茄當做國中第一夫人。因為，她自己被關在宮殿側邊一所不引人注意，狹小而破舊的房子裡。有時，她裝着很友善地對待朱麗茄；其實，她却趁機胡亂地批評朱麗茄的面貌。她會說：「親愛的，妳今晨看來很倦，水汪汪的雙眼，青白的臉色，唉！如果國王見了，他該多麼失望！」又有時，當人們頌讚朱麗茄時，她會立刻生氣，老虎般向朱

麗茄撲去，用她那尖利的指甲猛抓朱麗茄的臉孔及秀髮。朱麗茄爲了這些大感不樂，而且，宮裡的臣子們也都紛紛談論她們的爭鬧，就連國王自己也爲這事而悶悶不樂，不知如何是好。

此時，國王常常受到勢力很強大的鄰國攻打，所以他的時間多消費在戰場上。一天，當他與軍隊出外迎敵時，朱麗茄照例到河裡去洗澡，並和她的女兒，莎莉亞（Zaria）玩耍。這對於沙伊娜是個難逢的機會，於是，等到莎莉亞到叢林裡去玩，沒有第三人在場時，他便靜靜地走到朱麗茄身後，人不知鬼不覺的把她推到河裡去，不識水性的朱麗茄便因而淹死了。當天，她的失蹤哄動了整個宮殿，宮裡所有的衛士，懼怕國王回來發怒，便澈底的找尋；但還是找不着。沙伊娜說，她一定在洗澡時被鱷魚吞嚥了。說後，她假猩猩的放聲痛哭，所以宮裡的人不會懷疑這天大的罪惡是她幹的！

但是，皇后并不是這般易除去的。第二天早上，莎莉亞又到河邊去玩耍，當她玩得忘神時，她忽然看到河面上露出一條大魚來，它那美麗的，銀白色的魚鱗，在陽光下閃耀着，多美呀！她想。忽然，她聽見那魚對她說：「莎莉亞，妳的母親那裡去了？」此語一出，把她嚇了一跳，因她雖然看過不少大魚，但從未聽過魚會說話，而且它還能叫出她的名字呢！多怪呀！她想。但她聽了那溫柔、親切的聲音後，她毫無害怕的把昨天遭遇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牠。魚聽了後，說：「孩子，我就是妳的親媽媽，昨天，那壞心腸的沙伊娜，偷偷地跑到

我背後，然後趁我不備時把我推下河去，現在我變成一條魚了。」聽了這話的莎莉亞掩頭大哭一頓。她想不到她的後母會這樣忍心把她母親害死。不久，魚又說了：「孩子，別哭了，祇要妳每天來這裡和我談談，我就高興了。不過，我得告訴妳，如果沙伊娜知道這回事，她會不做二不休叫人把我捉去吃掉的。那時，妳就要設法拿回一根魚骨，把它埋在地上，這樣我們便可以相處在一起了。」

沙伊娜以為此後再不會有麻煩的事了，她四處跑跑，命令人們叫她「皇后」，和見到她便要屈身敬禮。她深知：除去朱麗茄後，她一定會得到國王的寵愛，因此，她便心高氣傲，目中無人了。她不但傲慢地對待她的下人，就是遇見首相，她也會仰起鼻子，不看他一眼而過，好像他祇不過是一陣臭氣而已。一天，她在皇家花園，一面散步，一面讚美及欣賞那美麗的合歡花和向日葵花壇，她聽見一個小孩的說話聲，「早，媽，我來了。」她跑近幾步，看見莎莉亞和一條大魚對話，她非常生氣地說「喔，原來那就是妳的媽！」說後，她粗魯地把莎莉亞拉走。回到家裡，她命令園長立刻把那魚捉來做晚餐。想起她母親的警告，莎莉亞立刻跑進餐室，在一張大而着地的天鵝絨垂幕背後躲藏着，人家一點也看不見她。朱麗茄死後，工人們也疏忽他們的工作，所以，那垂幕是充滿灰塵的，爲了避免噴嚏，可憐的莎莉亞不得不把鼻子用手緊緊的掩着，如貓般的默靜。她在幕後等着，直到沙伊娜吃完飯上樓去休息時，她才溜出來

，在碟上拿了一根魚骨，便飛跑到花園的一塊空地上，把它埋了。

每天她都到來施肥和澆水。不久，一株嫩芽生長了。又不久，它長成一棵堅硬的白樟櫟樹，結了單單一個黃金色的菓實。一天，那樹真的對莎莉亞說：「孩子，我就是妳媽，前身是河裡的一條魚，後來被那狠心的沙伊娜吃掉，現在變成一棵樹了。多謝幾月來你的照顧，真好，我們現在又可如前般的談天了。」她停了一下，又說：「可是，我的孩子，那惡心的沙伊娜是不放鬆我的。如果她看見了，她一定會叫人把我砍去燒掉的。那時，妳就要設法去拿到一粒種子，把它埋在森林的深處。此後，我們便會永遠的安全的在一起了。」

國王在外打仗沒回來，人們個個疏遠沙伊娜，避免她，有的更不把她當作國中的第一夫人看待；這些使到沙伊娜萬分的傷心和失望，她對於每天所看的花朵，所走的路都感到討厭了。所以，有一天，她爲了好奇心所驅，自個兒跑到一塊自己從未到過的花園去玩。她跑到小谷的末端，正要歸家時，忽然聽見一個孩子的說話聲，把她嚇了一跳。「媽，您早，我來了。」回轉身來，



她看見莎莉亞正和一棵白樟樹說話。她說：「喔，那就是妳媽，朱麗茄，是嗎？」她本來是個性情暴躁的人，如今知道朱麗茄復活，雖然是一棵樹身，但仍是她莫大的威脅，於是，她想了個辦法，把她永久除去。忽然她覺得今晚有點冷，要加些木柴了，她捉住莎莉亞的手腕，痛打她一番，說她在她背後玩這把戲，實在胆大，太豈有此理了；痛打後的莎莉亞哭着回家去。沙伊娜便立刻把樵夫長叫來，命令他把那棵樹一根莖都不留的砍下，然後把它一段一段的鋸來作柴燒。

莎莉亞看見樵夫長，拿着一大籃木材，一步一步向宮裡走來。她飛跑上前去問：「樵夫先生，請您給我那粒金黃色的檸檬，好嗎？」樵夫把木柴放下，憩息一會。他躊躇着：給她呢，還是不給？他知道皇后的命令是一定要遵守的；不然就有失業，甚至被國王回來砍頭之禍。不是嗎？那天，首相因一時疏忽，忘記把皇冠弄清潔，被皇后發覺後，不是被關進黑黑的地下窟去嗎？所以他只好愛莫能助，擺擺頭了。但是，莎莉亞還是乞求着。最後，她哭着說：「哦，求求您，善良的樵夫先生，給一粒種子就夠了，單單一粒，沒大關係的呀！」他仍在躊躇着。他知道皇后的眼睛比鷹還要利，如果看見了，還得了？但是，人非草木，聽了那孩子的乞求，誰能毫不動容呢？何況他是個善良的人？所以，最後他不顧一切地給了她一粒種子。

想起她母親的願望，她決心離開家，跑進森林深處去。走了不久，她在幽靜的森林裡，找到一塊偏僻的空

地，充滿着陽光。在那裡，她小心地把帶來的種子埋好。朝朝夕夕，她看着它，終于一天，一株淺青色的幼苗長了出來，從那潮濕的地下生長，慢慢地生長，這株包含有朱麗茄皇后靈魂的新苗，終于長成了一株樹——呵，不再是一棵白樟樹，而是一棵世界上沒有的樹。莎莉亞看了又驚奇，又喜悅，它的大葉子是多彩的：綠、紅、黃，在陽光照耀下，好像一塊精巧的，多彩的布，葉子發出陣陣的香味，它的出現壓倒林裡所有的樹了。

莎莉亞知道這是她母親的靈魂，像天使般地看護它，她怕不了甚麼了，天天，她去採摘林裡的菓子充飢，夜夜，她便倒在母親的身旁，在那星兒柔撫下安睡。每當太陽走下了西山，黃昏的影子拉長的時候，她倆便自由自在，快快樂樂的談天。年年的過去，歲歲的到來，這位天真無邪的小孩，長成一位玉立婷婷，年輕美貌的少女了。

一天，有一位叫鴨都·沙（Abdul Shah）的英俊王子到林裡去打獵。他是個勇敢堅決的人，爲了要弄些獵獲物，他跑到森林深處去，當他正要轉頭時，他和拾柴的莎莉亞相遇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漂亮的女子，于是，他便一見鍾情了莎莉亞。他站在莎莉亞面前，笑着說：「告訴我：怎樣單單妳自己在這森林裡呢？美麗的姑娘呀，誰保護妳？」看看他那秀麗的服裝——衣領飾是黃金色的，青色的緊身衣，閃亮的長靴，腰間佩一把銀柄的長劍——她知道這位陌生人定是王子之類的人物。聽了他那溫和，友善的聲音，她毫無躊躇地把她後



大難館中的小樂趣

駁馬

母怎樣害她倆，和怎樣避開她的虐待到森林來住的事，詳詳細細的告訴他。王子看了看樹說：「還有，這棵樹叫甚麼名字？它怎樣長出這樣新奇、美麗的葉子？」

「它沒有名字的，」莎莉亞告訴他：「因為世界上單單有這麼一棵。至於那葉子的彩色嗎，黃色是我媽的皮膚，那是柔和、美麗的；紅色是她的血，綠色就是她掉下河的水。」

那王子把莎莉亞帶回馬來亞去。他把宮裡一部份房子給她，並有許多僕人看着，要甚麼就有甚麼。他也把那棵樹帶回他花園裡去種，人們看了這棵樹的多彩的葉子，都讚美道：「那種我們從未看過的美麗的葉子，一定是天賜的禮物。」

爲了要把莎莉亞的母親帶回人間來，他命令魔術長到深山去採各種藥草，他把藥草弄碎，拋進盛滿水的大鍋里。然後，他叫王子採一把細枝，放進鍋去，當那葉子一動到水面，一道刺目的閃光亮起來，接着整個鍋都碎成沙片。那里，站着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她就是朱麗茄，莎莉亞的親媽！她還如從前一樣的美。

不久王子和莎莉亞結婚了，他們幸福的渡過一生。一年兩年，五年十年，這棵老樹傳下了不少後代，到今天整個馬來亞，每個甘榜和花園，都普遍生了這樹。馬來朋友們把這樹用來作界碑，把園地分開。他們又把宅整整齊齊的排到路旁，從馬路到他們的門前。他們叫它爲「波克·布頓」(Poko Puhang)，也就是巴豆。

正月四日於萬里望

母土的呼喊

黎青

——記巫統婦女部遊藝會——

本月七日、八日，新加坡巫統協會婦女部爲了籌募婦女部的福利費，在芽籠快樂世界內舉行遊藝會，筆者應友人之邀，前去參觀。除了世界內馬來人所跳的「浪迎」外，其他的馬來歌舞，筆者未曾欣賞過，所以看這次遊藝會獲得不少新鮮的觀感，對我們的馬來朋友也多認識一分。

當我們趕到的時候，正好節目開始。

第一個節目是巫統婦女部合唱團全體合唱的進行曲，合唱的年青羅娜（Nona）穿着天藍色的上衣和紗籠，扯着嘹亮清脆的歌喉，唱出輕快的歌聲，顯出一種純樸的意味。第二個節目是蘇門答臘民間舞（Kaparinyo），由四對男女對跳，由台下的樂隊伴奏着，男的踏着步，女的款擺着腰肢，手作着簡單的舞姿，別有風味。接着幾個獨唱之後，便是「教堂舞」，

由八個十歲上下的天真的小女孩們表演。這個舞的開始和結束都是盤腿坐地，雙手合十，好像回教中祈禱的坐式；舞中步法很簡單，節奏緩慢，特別注重手的細膩的動作，由孩子們跳起來，更露出一種天真的肅穆，特別有趣。再下面一個節目，是由一位穿着天藍色布紗籠的女學生獨唱馬來古典歌，這個歌富有極濃厚的回教色彩，不參雜近代西洋歌曲的成份，是道地的馬來人的歌，歌聲悠揚且哀怨，正好像在馬來亞的森林裡、草原上，當夕陽斜落，黃昏近暮時，從回教堂的塔頂傳至遙遠的頌禱。筆者不懂馬來語，但是從歌聲裏却能聽到一個民族的哀怨和堅誠的信心。接着又是一個舞，名叫「宮女舞」（Tari Mak Inang），由八位羅娜分兩排跳。跳完這一支舞，開始義賣花籃。第一隻花籃，是新加坡巫統分會主席



→ 參加服裝表演得獎的小姑娘

Hamid Jumat 先生贈送的，大家熱烈的標買，結果，由馬華公會新加坡分會副主席張漢三先生，以一百一十

元購去；之後，又有兩隻花籃相繼賣出。

於是，遊藝重新開始。第一個是短的笑劇，是說，一個父親帶着他的



→母親舉着大旗，帶着孩子們走向台前。

傻兒子，去到另一家說親，恰好另一家的家長——父親，是個聾子，總是把他們的話聽錯，搞得牛頭不對馬嘴，笑料百出。我雖然聽不懂，但是看着那滑稽的模樣，又受了滿場笑聲的感染，也止不着大笑。看了和聽了他們的歌舞戲劇，筆者深覺得馬來人富有藝術的天才，他們唱的歌聲充滿了憂鬱的情感，他們款擺的舞姿富有愛好自然的熱情，而且他們有表演的才能；這大概是瑰麗而熱情的馬來亞所孕育出來的吧。

接着，是今晚最生動的節目，啞劇「母土的叫喊」(The Call of Mather Land)。一位穿着白紗的羅娜，沉默而肅穆的坐在台中，懷着沉重的心情，滿臉憂傷與愁苦，象徵着母親馬來亞；十多個青年穿着各色服裝，代表士、農、工、商、學生、教士等，一個個單獨走向母親的面前。母親看見他們單獨走來，便用多情溫柔的眼睛看他們一眼，但總是更憂鬱的搖搖頭；最後十多個人從四面八方一起走向母親，母親才露出希望的欣喜，然後領着她的孩子們走向台前，

展開一面代表「Merdeka」的大旗。當卷着的旗子從旗桿上飄揚出來，全場響起雷動的呼聲，四處有人用激勵的聲音高呼着「Merdeka」！這劇從頭至尾配着悠揚的朗誦詩，和淒愴的音樂，令人深受其氣氛的感動。

再下面便是幾個小女孩的服裝表演，並頒發各種銀杯，給婦女部的競美優勝者，給喜劇演員、給歌唱者、給舞蹈者、給服裝表演優勝者。

最後一個節目是史劇，講的是馬六甲英雄漢都亞的故事。

全場坐滿了觀眾，據我估計大約有千餘人，除了大部份是馬來觀眾外，在前幾排，有數十位華人來賓與他們的馬來友人雜坐着，空氣非常融洽。如果，有一日舉行一個華巫的聯合遊藝會，相信，建立這馬來亞，生存而依賴這土地的兩大民族的融洽與親愛，便更能熱烈的表現出來。

近十二時，大會結束，筆者從熱鬧的會場，走到安眠了的新市街頭，吸着習習的涼風，心裏想着，這母土是在呼喊，而一個沉睡的民族，在黎明時要醒來了。

熱帶女兒

蕭蓬天

現實的新觀感

我是從東方佳麗薈萃的香港進入馬來亞的，在那裡當然欣賞過不少的北地胭脂，南朝金粉，多情的湘女，蘇州的尤物……但我並非以登徒子的姿態去脂香粉陣中徵歌選色，去做「天下美人盡歸懷抱」的狂夢；而是像隔牆看花般，自一段距離中作單純的欣賞的。我是搞文藝的，從裡面發掘了不少紅粉飄零飛絮沾泥的現代傳奇，看清楚一個名女人，珠圍翠繞無法掩蓋她白臘色的臉孔；看清楚一個紅舞女不能在酒店的雙人床上清償自己的債務；看清楚一個智識婦女，高深的教育不會教她如何生活，只教她寫下一紙又漂亮又娟秀的自殺遺書……去那裡，令人感傷的事太多了，自地獄到天堂的來去中，我寫成幾

十萬字的作品，鑄下一個玫瑰色的殘破心影，也藉此補助困逼的生活。南來之前，朋友們祝我向南洋的新境界中發掘新材料，然而觀察三年，到今天還未寫出一篇像樣的小說，也許新的職業分散寫作的專心，也許香港那種世紀末的情調到馬來亞便沖得淡薄了。在這裡住的人，常嚷着生活在風浪中，但會經滄海的人都看內河安靜得很。比如，女人的傳奇絕不會層出不窮，他們常驚異的，在我看來已是老生常談了；我得放下感傷的情緒，另起爐灶，才能烹飪若干我所知道的關於女人的新事物。在我來把若干女人的故事組織，蔚成創作之前，我只想多角度的抒發一些對熱帶女人的觀感。

有一位被我謔為超空間作家的熟朋友，他尙未有熱帶風土經驗，却大

寫熱帶背景的戀愛故事，很公式化地謳歌熱帶女人熱情如火。記得我啓程南來，他送行時會打趣地說：「當心呵，郎心如鐵，將遭遇到儂情如火！」鐵會給火銷熔去嗎？我只報以淡淡地抗議的微笑。他的那一道情火，大概是由熱帶的太陽高熱所產生的錯覺聯想。當我進入馬來亞，天天飲冰，更看見每個中等人家的家庭多有一隻冰箱，我又從這一方面的錯覺聯想，否定他那一方面的錯覺聯想了。一切揣懸之詞都靠不住的，我必須冷靜地取得實實貼貼的經驗。連同在熱帶圈內的感受也要打些折扣，好像最近我讀過已故詩人李詞傭先生的檳榔樂府，他有十多年檳榔生活的體驗，更有如夢如酒的羅曼司，憑一支彩筆描寫檳榔明媚的山水與秀麗的佳人，固然其中有不少先獲我心的篇什，而若干

文藝性的美感用與現實感受相印證，出入也是不少的，何況時代不息的演變呢，李君在自序中已老老實實地承認：「不知是因為自己過早衰老呢？還是在這大動盪的時代，不再是憑着個人奔放的熱情去在愛和夢中討生活的時候了呢？對於這些詞，自己重新讀過，不禁已有淡漠與遼遠之感。」李君的書是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中間經過暴風雨的大戰，二十年後我再見此書，他的墓木可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前草後草，又有不同的豐姿了。

舊影新境

熱帶的女人圈包括馬來女人、印度女人，僑生的娘惹，和少數的白種女人，但概念化起來，她們的生活可分成是椰油味的，牛油味的，和豬油味的三種；也即是純熱帶形式的，西洋形式的，和中國形式的。而且，牛油有它的政治優勢與文明優勢，常注到椰油與豬油的罐子裡；僑生的娘惹更像一隻滲滿牛油椰油的豬油罐子，從這裡便可細尋出特殊的風味來了。

我在馬來亞經常的旅地是檳城，剛好正在翻閱李君的檳榔樂府，有李君先為我勾勒的檳城娘惹的粉本，便先揭開檳城這個混有牛油椰油的豬油罐子吧。李君才調卓絕，鑲金錯采，若干綺麗的舊夢實令人嚮往，好像那幾首菩薩蠻：

玉收粉面梨花白，滿頭珠翠金銅石，結伴好尋芳，往來遊藝場。
嬌羞騎木馬，旋轉心兒怕，興盡下來時，鑽簪墜一枝。

銀盆初洗纖纖手，金刀試剖峇厘柚，玉液滴珠盤，寒香佐晚餐。
背人偷接吻，自覺櫻唇潤，留得口脂芬，問郎聞不聞？

人人盡道榴槿好，「榴槿喫慣番邦老」！含笑怪檀郎：「榴槿不敢嘗？」
眼波嬌欲溜，脉脉情難受，視規與儂言：「郎來六七年！」

傳繪富家小姐與唐山阿叔的旖旎風情，金刀試剖峇厘柚，與勸吃榴槿的異

國情調，多麼迷人。難怪好多遠方遊子在�給番邦公主招駙馬的好夢，既驚艷色，又羨多金，更難得脉脉情深呢！

他尚有幾首詞，也很瀟灑地寫出南洋女兒特殊的風姿。像浣溪紗：

浴罷庭前趁晚風，不穿裙帶緊紗籠，教人隱約見酥胸。
乍整雲鬢圍茉莉，復拈湘綫繡芙蓉，蘭闌韻事恣怱怱！

炎島長年綠滿枝，憐花惜蝶莫嫌痴，糜蕪香徑立多時。
酒暈未消霞泛臉，粉痕猶濕水凝脂，蕙心無處不相宜。

數到洋樓第幾家，庭前開遍「占摩迦」，晚來涼意逗些些。
革履輕移狐步熟，



錦箋細認蟹行斜，風流韻事總堪誇。

又像菩薩蠻：

檀唇輕啓瓠犀白，未言先笑知羞澀，背立倚屏風，檳榔滿口紅。待將鶯被挽，行近低聲喚，何處弄瑤笙，樓高月正明。

熱帶女兒最具風土味的裝飾是紗籠；娘惹們的盛裝，那艷紅鑲金邊的彩色圖案的紗籠最吸引外人的注目。但她們在家裡閒散着，或當沖涼後，都只把一條紗籠裹住胸際及雙腿，不著衣服，讓上半身豐滿的肉體袒露。那種靠近「回自然去」的裝束，「浴罷庭前趁晚風，不穿裙帶緊紗籠，教人隱約見酥胸」，外來的佛祖，有時也會動心的。我又記起徐訐兄的「馬來亞的天氣」中那位峇峇的高論；「我覺得女人的真操是被衣服所統制的，在寒帶，衣服穿得多，所以女人講究貞操，天氣越熱，衣服越穿得少，所以貞操觀念越淡薄，」不過據我看，她們這種穿着的隨便是很可愛的，她們也很自然莊重，出入於大庭廣眾

，恬不為怪。她們為什麼愛着紗籠呢，動機絕不是色情的挑逗，其實這是原始性的袴子，從森林生活中的草裙葉裙進化來的。我們古代的上衣下裳，所謂「裳」就是紗籠式的，詩衛風的「褰裳涉溱」，正像今日馬來人舉起紗籠渡過小溪流的姿態。我們所以由紗籠式的裳改成袴子，是寒冷氣候的壓迫才改換的。天氣熱要涼爽，紗籠當然比袴子適用，馬來男子盲信西洋文化，穿着筆挺的洋袴，上面仍包着紗籠，人家嗤為「三層樓」，把最適用的裝束貶為蛻化的尾巴，那才可笑呢。

髮是女性柔美的象徵，一個女人的秀髮，很可增加姿色的嫵媚。前人贊美女人的話，稱「光可鑑人」，「長委於地」，甚至「一鬢五百萬，兩鬢千萬餘」！誇張其價值。馬來女人大部分保留着一個古典的髮髻，四周圍繞成串茉莉花的蒂蕾，「乍整雲鬟圍茉莉」，也很楚楚動人。尤其是我們生於文明的現代，日常習見的女人，三千煩惱絲，老早剪成半尺鷄尾，單憑審美的觀點來欣賞這失去的古典

的髮髻，更饒滋味。如果討得一位馬來太太，「水晶簾下看梳頭」，還容許你獨享如此風流韻事喇！

凡這些，是李君的歌頌最使我深致讚歎的；然而娘惹們的打扮和行止，比如她們愛用白粉酒面，愛嚼檳榔，愛吃「加里」，那便不堪承教。李君形容那種傳粉狀態却道：

酒暈未消霞泛臉，粉痕猶濕水凝脂，蕙心無處不相宜。

多麼美豔，其實我所看見的是用一種特製的米粉胡亂洒面，洒得比戲臺上的花臉還難看，姣好的觀世音菩薩也會立刻酒成鳩盤荼鬼的。按米粉是原始的粉，釋名所謂，「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韻會所謂，「古傳面亦用米粉。」娘惹們還保留這種原始化妝品，其製法是把白米浸於清水裡，天天換水，經過約莫一月的時間，浸的米已爛如白泥，再加清水漂洗，然後用細布濾淨，搓成很精細勻淨的粉粒，曬乾後還參以香花，貯入瓶中，便成香粉。用時胡亂的洒，「粉痕猶濕水凝脂」是真的，「蕙心無處不相

給孩子 方天

當你還是孩子，
 你覺得處處都充滿暢快的笑，
 破漏的屋簷可以是你的王國，
 母親親喂的淡飯當美味細嚼，
 你有時似陀螺旋舞，
 有時如紙鷂，在藍天悠悠的飄。

但終有一日你長大了。
 一次次懷疑，一次次苦惱，
 你不相信嗎？你該相信，
 顯微鏡下，明窗無一處沒有塵屑。

歌頌生命固不必太早，
 但也不必看人生全是灰暗蕭條，
 如果你看過歌女一千次同樣的強笑，
 如果你看過担二百斤的依然挺腰，
 如果你看過寧靜的海，
 也曾看過激怒的海的風暴，
 你便有了生的信念與勇氣，
 心頭如有活水，春泛了，潤潮。

宜」便令人懷疑了。她們從小便愛亂糊，不敢說是裝飾，說是「塗涼」，迷信這樣塗會涼沁肌膚，臉皮嫩膩，習以為常，却成一種令人惡心的習慣。

李君讚羨吃檳榔道：

檀唇輕啓瓠犀白，未言先笑知羞澀，背立倚屏風，檳榔滿口紅。

多麼嬌羞可愛，而我所看見嗜嚼檳榔的女人，都齒如黃蠟，唇如黑膏，一點美感都沒有，有時當黃昏樹下，忽見一位南國佳人。口嚼檳榔，面糊白粉，則活像一位勾魂的白無常滿口滴血，你準給她嚇倒。

頑固的老華僑有一個固執的偏見，就是不讓兒子和娘惹結婚。他們認

為討媳婦總要回祖國的老家找對象，熱帶女兒素性懶惰，慣於享樂，感情雖熱烈而不穩定，總不如故鄉女兒的勤勞、溫柔、體貼，加上東方特有的婦德——用情專一。我有好多朋友，他本身是土生的峇峇，而他的太太却是暹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從萬里外的故鄉討回來的。有一位朋友三次喪禍，三次回祖國續絃，我問他為什麼不就近娶一位娘惹？他的回答很有見地，他道：「我對娘惹的好壞倒沒什麼偏見，我却固執她的生活不會和我調協，好像我怕吃辣椒加里，她們却最拿手做加里菜，飲食男女，似乎飲食列第一，男女列第二，所以我便憑我的飲食觀去認識男女了。」這一點意見頗可供想來番邦給公主招駙馬者參考的。至於另一大部分的娘惹，只受洋文教育，華文一字不認識，「革履輕移狐步熟，錦箋細認蟹行斜」，生活不中不西，崇拜現實，崇拜金錢，夢中所追求的是電影上英俊風流的白種人，則豈僅不堪承教，倒應該退避三舍呢。

(待續)



此，不得已輟了學。

熱情冲昏了頭腦，她糊里糊塗地聽了葉甦的話，不會取得家長的同意，也沒有舉行正式的婚禮，便偷偷離開家庭，跟葉甦租房子同居起來。

爲了女兒的無端失踪，當時可真急煞了做父母的。起初，他們以爲女兒是跟同學們回國去的，但查遍輪船公司和旅館，都找不出一絲端倪；最後，才懷疑到一些男朋友身上。

徐伯伯拜託所有親戚朋友，請他們幫忙偵查女兒的踪跡。約莫兩禮拜

徐小姐今年才十七歲，却已做了媽媽；這，連她自己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本來，她今年是可以任日女初中畢業的；但去年，正當初中二年級時，不料却懷了孕，因

之後，一個老朋友跑來告訴他：

「老兄，你的大小姐還在本坡，昨天晚上，我在奧迪安戲院門口瞧見她，等我走過去要和她說話時，她已經同一個青年男子坐上「特示」開走了。」

徐伯伯聽到了這段話，又驚又喜，趕快問：

「你認識那青年嗎？是怎樣一副模樣兒？有多大年紀？」

「並不認識他。他個子很高，大約十八九歲，像個學生樣子。」

「哼！大概是那個小子吧。」

地問。

「你就是常來找玫瑰的那個運動員，叫做什麼葉甦的吧。」

「玫瑰離家已有半個月了，趕快打聽打聽她究竟住在那兒，把她找回來吧！」

一個月後。

徐小姐有一天突然回到家裡。徐太太感慨萬千把女兒擁在懷裡，熱淚雙流：

「孩子！你真忍心，你拋下了媽

……

「你這該死的！你究竟搞什麼鬼？老子的臉都給你丟盡了……」

徐伯伯氣得雙眉倒豎，七竅生烟。女人，究竟是女人，比較心軟，

她看到女兒自動回來，已經十分喜歡，她不願意丈夫加以責備，插口爲她辯護：

「孩子剛剛回來，罵她做什麼呢？——你到樓上去吧！讓我慢慢問她，商量一個善後的辦法才是。」

孩子究竟是自己養的，所謂「舐犢情深」，徐伯伯不得不聽妻子的話，退到樓上去。

徐小姐也免不了情感激動，哭倒在母親懷裡。

「孩子，你要曉得婚姻是人生大事，馬虎不得！一則你年紀還小，應該專心求學，爸爸準備讓你升大學呢！二則葉甦那孩子究竟品性怎樣，他家庭的情形又怎樣，都應該仔細地觀察調查一番，不可以輕信人家的話。三則我們總算是個中等家庭，你又是個長女，婚禮應該按照規矩舉行才是，怎麼可以靜悄悄地同居算事呢？」

「媽！他是愛我的呀！是他要我和他同居的……」

「傻孩子！你爲什麼這樣容易聽從別人的話呢？他既然愛你，應該按照風俗，由他家長備禮納采，然後擇吉迎娶，這是人生大事，應該公開進行，怎麼可以偷偷摸摸，給人笑話呢？」

「可是，他曉得爸爸是年老一輩，思想頑固，一定不答應我們的婚事……」

「話可不能這樣講呀！父母總是愛子女的，他恐怕子女年輕，不識好歹，上人家的當，斷送一生幸福，所以從旁指導是必要的。」

「可是，他說：我們是二十世紀——原子時代的青年，應有前進的革命的精神，對於舊勢力應該反抗，對於舊制度應該革除。他說：婚姻是兒女自己的事，不是父母的事；自己的事應由自己作主，不容人代庖。他說：我們的家庭是封建家庭，爸爸是封建餘孽；所以他一直鼓勵我慫恿我，要我反抗封建勢力，脫離封建家庭。」

徐太太不容女兒說完，截住說：

「簡直是胡說八道！他不過是滿嘴漂亮話，他懂什麼叫封建，你相信他的話？」徐太太看到女兒着一件寬潤的夏威夷裝，早就料到八分，接着說：「孩子，瞧你可不是有了身？」

「是，媽。」徐小姐感到不好意思，低下了頭。

「有幾個月了？」

「四個月。」

「孩子，事情既然弄到這步田地，媽也不責備你。不過，我們是體面人家，不能讓人笑話，應該想個挽救辦法才是。我想，你明天得叫葉甦來這兒，大家商量一下。」

「今天我要他一道來，他說不好意思見到爸爸和媽媽；恐怕他不肯來呢。」

「怎麼？他要討我的女兒，却不來見我，這是什麼話？不成！你一定要他來一趟！」

徐小姐看到母親的態度轉爲堅決，只好應承：

「好的！媽，明天我去叫他來。」

第二天。

葉甦到了徐家，心中忐忑不安。

見了徐老伯，徐老伯冷冷地說：

「你就是葉甦？你做的好事！你是個高中生不專心讀書，却會談戀愛，好吧，既然讀了高中，便應該要顧人格，也應該懂得世事：婚姻是人生大事，怎麼可以偷偷摸摸？像你這種行徑，簡直是拐帶……」

葉甦聽了這一席嚴厲的責備，如坐針氈。幸虧徐太太過意不去，把丈夫支使開去：

「你到樓上休息去吧！讓我來和他談談。」

等丈夫上了樓，他轉向葉甦說：

「現在生米已煮成熟飯，責備也沒用了。眼前最要緊的事是，趕快通知你的父母，要求他們從速爲你倆結婚。要曉得非正式舉行婚禮，是要惹人笑話的！你寫信告訴你父母了沒有？」

「是的，伯母，我老早已寫信給家父，要我答應我倆的親事；但是，他老人家說我尙在求學時期，不該結

婚，他說，結婚是畢業以後的事。」

「令尊的話是不錯的，一個青年男女，當學業沒有結束以前，是不該談什麼婚事的！不過，你是曉的，玫瑰已經有了身，舉行婚禮，是勢所必需的。我想，你應該把事實告訴你父母，要求他們允許你結婚。」

「伯母，不瞞你說，我已經像你所說的要求過家父了，可是，他不但答應，反而非常生氣，把我臭罵了一頓，說要斷絕經濟的供給。」

徐太太聽了這話不免恐慌起來：

「那怎麼好呢？如果你家庭不同意這門婚事，那却是麻煩的！告訴我，你家庭的情形究竟怎樣？你父親做什麼？有多少兄弟姊妹？……」

「家父在「卜干」（市鎮）開雜貨店。我有三個弟弟，一個姐姐，一個妹妹。」

徐太太是上了年紀的人，懂得人情世故，她想了一想，想出了一個計策：

「不如這樣吧：請玫瑰的爸爸寫一封信給你父親告訴他我們已同意這門親事，希望他來新加坡一趟，大家

當面商量商量。」

「謝謝伯母的一番好意。但不曉得徐伯伯肯不肯寫信？」

徐伯伯的盛怒，是在他意料之中；而徐太太的寬厚仁慈，却使他喜出望外：初進門的那種侷促不安的情緒，已無形中化為烏有了。

葉甦的父親接到了徐伯伯的信為他的寬大所動，不得不答應這門親事，所以他即日趕到新加坡，和徐家認親戚，並商量籌備婚典。

徐伯伯雖然不滿意於女婿的做人，但是，女兒的婚事既然有完滿的解決，也就不說什麼了。

這是中馬一個小小的「卜干」。

雖然有一條公路通過市上，但因為只有三四十間店鋪，何況又在緊急法令施之行下，市面顯得不熱鬧，而且簡直有點蕭條意味。

市上所經營的，多數為供給居民日常必需品的雜貨店，而娛樂場所，僅有一間建築簡陋的電影戲院吧了。

久居本地的人們大家過着樸素的生活，精神上並不覺得有寂寞之感。如果是住慣大都市的人，一旦來到此

地，便會感到空虛而清冷。

這裡地勢低下而潮濕，早上多霧。人們起床後一推開窗，只瞧見濛濛一片，心裡也不免發毛起來。——尤其是來自外地的徐玫瑰，她非常討厭這種凝滯沈悶的霧色。

徐小姐結婚後，便隨丈夫回到這小鎮來。不過半年光景，孩子已出世了。做媽媽，本來是歡喜的事；但對於徐玫瑰却又不然：一來因為過於年輕，感覺不到孩子在母親生命史上所佔的份量；二來這小生命闖入得太快，沖淡了繾綣的熱戀滋味，也改變了單純的生活方式。

徐玫瑰從熱鬧繁華的新加坡，來到這冷清樸質的K鎮，精神上已經感到大大不快；何況再添了孩子，無異於靈魂帶上了枷鎖，感到沈重的壓迫。譬如白天，有時想跟丈夫到距離三十多里的吉隆坡去看戲，為了孩子，便不容易脫身。晚上，床鋪上多了個孩子，無異憑添了個累贅；何況一會兒喂牛奶，一會換尿布，夜裡須起身三四回，連睡眠都不得酣暢，更使她覺得厭煩。

如果不是這小生命的突然闖入，徐玫瑰和葉甦，都不必中途輟學，也不必住到這冷清寂寞的小鎮來；所以，雖然算是「愛的結晶」，但在年輕的母親眼中，並不受歡迎。

天色顯現魚肚白，徐玫瑰睡得正熟，忽又為「喔喂喔喂……」的啼聲所擾醒。她想張開眼睛，却好像鎖上鐵鎖，一時睜不開。她委實十分困倦，便搖了搖身邊的丈夫：

「葉，你起來替她換塊尿布吧！大概又撒尿撒濕了。」

搖了幾下，葉甦只「唔」了一聲。

「你起來為孩子換一換尿布吧！」

「什麼？」

「我要你替孩子換尿布。」

「為什麼要我換？——我困得很。」

「葉甦的口氣，顯得十分不耐煩。」「我困得眼皮張不開，才要叫你換。為什麼不可以叫你換？難道孩子是我一個人的不成？」自從來到這小鎮，徐玫瑰滿肚子裝了委屈，而做丈夫的似乎並不了解自己，也不加以體

諒。她覺得丈夫的舉動，漸漸與孩子出世之前有異了；所以聽了他充滿厭煩的話，她不禁生了氣。

「喂奶，換尿布，本來是女人的事嘛！——你生什麼氣呢？」在葉甦方面，以為玫瑰的生氣是不應該的。

「叫你幫忙做一些兒小事，你都要推？我曉得你是變了心了！人家讀書讀得好好的，偏要天天邀人去看戲，去「拍拖」，還要唆使人家脫離家庭，引誘人和你同居。好的，我的前途已完全給你毀了！你瞧！這是什麼「家」，這簡直是狹的烏籠！烏兒給你玩弄得厭了，你儘管一脚把它踢開了！哼！你自己想想有沒有良心？……」

徐玫瑰越想越傷心，越說越生氣，最後，竟放聲大哭。

「我倆不是戀愛的嗎？戀愛是神聖的，不可褻瀆的！你為什麼要搬用「唆使」啦「引誘」啦那些字眼？誰沒有一個「家」？誰不需要「家」，你為什麼說它是狹的籠子呢？你以為停了學是為我犧牲，那我停學是為誰犧牲呢？……」

葉甦不服氣，也悻悻然回答。

「好！你的嘴這樣尖酸刻薄，你要挖苦人好不好？……」

「嚇！你還敢說？不是你先追求我，寫信給我？你騙我說，你爸爸是怎麼了不起的一個僑領，你家裡是怎麼有錢，怎麼闊綽！你騙我說，結了婚，我們可以到倫敦去留學。現在怎麼樣？你說，你說呀！」徐玫瑰心裡的積怨，此時像黃河潰決一般，可謂一瀉千里。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你不要挖苦人好不好？……」

「誰挖苦你，冤枉你？你如果不車大砲，不騙人，誰會上你的當？哼！你簡直是個騙子！」

「好！你的嘴這樣尖酸刻薄，你



簡直是個潑婦！」葉甦起床着衣，悻悻然跑出房門。

當天晚上，徐玫瑰獨自回到新加坡的娘家。

徐太太一見女兒陰鬱的臉色，又是獨自一人，已經猜到事情有八分不妙，她來不及開口，女兒叫了一聲「媽」，便撲倒母親懷中幽幽地啜泣了。

「什麼事？孩子，快告訴媽！」

「他騙人，欺負人！」

「你們不是戀愛的嗎？」做母親的，一下子摸不着頭腦。

「他騙得了我的「心」，又騙去了我的「身」。他，他完全用的是一套欺騙的手段呀！……」

「孩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說明白呀！」

「媽，他當初騙我說他爸爸是一個紅僑領，家裡有百萬財產。他騙我說，結婚後，可以一道去倫敦留學。但是，K鎮簡直是個山芭，他爸只開一間小雜貨店，住的是板壁亞答屋，喫的天是鹹魚青菜，連一個傭人也沒有，衣服也要自己洗。婆婆又小氣

，又怪癖。媽，你看我還有什麼前途？……」說着，她又啜泣了。

「噯！說來說去，是你年紀小，耳朵輕，當初隨便聽人家的話，隨便同人來往。現在怎麼辦？懊悔也太遲了！」

「但是，媽，無論怎樣，我是不願意回到那山芭去的！」

「孩子呢？你也不要了嗎？」

「那是葉姓的孩子，由他去養好了。」

徐太太自然是同情女兒的，她思索一回，安慰女兒說：

「孩子，你放心好了。等會兒你爸爸回來，讓我好好地同他商量商量。我的意思是，不管脫離不脫離葉家，你還是繼續去升學才是。你爸爸本來就打算讓你讀大學的。把自己的學問搞好，本事弄好，將來自己可以獨立生活，不必依賴男人，那才有意思。你說好嗎？」

「好的，媽。我一天都沒忘記學生生活呢！」

徐小姐像做了一場荒唐夢，而今她又走出了夢境。

雖然和葉家的婚事解決，還未可料，但她是決心不回葉家，繼續升學的了，想到愉快的學校生活，眼前又展開了美麗的遠景——那正像橫互天際的一條彩虹。

友聯活葉文選

高初中國文必備參攷書

一、每編均有作者生平、題解、選錄來源，清晰明瞭。
二、語體文譯特名師執筆，對照閱讀，容易瞭解。
三、單字、費解詞句、註詳盡，加註國音及聲。

四、附有主體、分析、深入解全文。

總代理：中國學生報星馬辦事處

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巴士站賣糖的小孩子

怡保
三德中學 寒夜

這幾天，我都搭巴士車到姑母家

裏，和表哥在一起溫習功課。我每次在巴士車站等車回家時，必定看到一

個皮黃骨瘦的小孩子，年紀大約十二、三歲，手裏捧着一個小盤香煙和些糖菓。「哥哥要椰子糖嗎？」他常常

這樣向我兜生意。初時我只跟他買五分錢的，但自我發覺他的椰子糖又香又甜之後，我便每次跟他買一角或兩角錢。這樣，我便慢慢和他熟識了。

這一天，我又從姑母家裏回家；但，到達車站時，巴士還沒有回站，我便只好坐在長椅子上等。那個皮黃骨瘦的小孩子，手裏仍舊捧着一小盤香煙和糖菓慢慢的走過來，離我大約五尺地。他向我點頭微笑着，我也向他點頭，他捧着盤子走到我身傍坐下。我問他道：

「哥哥貴姓大名？」

「小姓袁名智榮。」他微笑着繼續說：「你貴姓呵？」

「小弟姓寒名夜。」我回答他說

，「你家在那裏呢？」

「在那……那邊。」他用手指着東邊的一排小木屋說。

我看他臉有愁容，便問他：

「有甚麼心事嗎？可否對我講？」

「沒有！」

「你有甚麼事盡管對我說，別悶在心裏。」

「沒……有。」

「你相信我吧！我一定會跟你保守秘密的，你講吧！」

「不！講起來要像一個故事那麼長的。」他還不肯說。

「你講吧！」我仍舊懇求着。

「好，講就講吧！」

他含着兩行淚珠說：

「在戰前，我父親是在政府機關做事的；母親在家料裡家務，和照顧

我們兄弟姊妹五人。那時，大哥、大姊都在英校念書，只有我、二姐和小

哥因為年紀小，還留在家中。

「當日本鬼子開始侵略馬來亞時

，我父親和大哥給槍斃了……」

說到這裏，他竟大哭起來。

「講下去吧！別哭了。」

「那時，」他繼續講：

「母親只好帶着我們四兄妹到處逃難。在逃難時，不幸三姐和四哥又被那殘忍的炸彈炸死。只剩下我、大姊和母親，東奔西走，到處流浪。

「日本正式統治馬來亞時，我們才找到住處，在離C埠不遠的小鎮，母親每天辛苦地去找點錢來維持生活。當時，住在我們隔壁較富的人，常不把我們看在眼裏；他們的小孩時時成羣結隊的欺侮我。母親受不了他們的壓迫，屢次喃喃地說：『還是搬到別處去住吧！』但錢呢？沒有錢是不能做任何事的。我們只得住下，不知不覺又過了幾年，那時我八歲了。

「到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時候，母親已千辛萬苦地儲蓄了不少錢，於是便把家搬到現在住的地方。我們的生活也漸漸過得去了，母親每天替人

洗衣服。姐姐也天天到日煙廠做工，我們的生活便安定了。

「但不幸那時『字花』流行，字花是一賠三十的，如果贏了，就可以得一大筆意外的錢，對於窮人真是很大的誘惑，所以母親也漸漸的喜歡賭起字花來。起初，她確是贏了不少錢，這一來，她更加好賭起來，後來竟一連輸了幾個星期，連儲蓄都輸光了。我和姐姐時時勸她不要再賭，她但不聽，反而還罵我們說：『我的事也要你們小孩子管呀！你們幾時才管到老？』有時還這樣說：『賭博當然

勇士漢都亞的成名 余壽浩

只見蘇丹和顏地答道：「好的，你說罷！」漢都亞道：「奴才那時在門口閒談，見首相和侍衛們走來，那時忽然四個瘋人從橫巷裏奔出來，把一個路人殺死。這突如其來的事情，使侍衛們大吃一驚，各自逃命，因為他們不是戰士，而是平常的工人，所以他們為突然的動作而嚇走，他們身上也都沒有帶兵器，所以有可以原諒

是有輸贏的，輸了有甚麼稀奇！」

我們被她罵得一聲不响，只好由她去賭。慢慢地，她輸得心慌了，聽見人家說，「某廟有靈神，」她就拿「紙香寶獨」去求；聽見別人說，「某橋頭有靈鬼」，她也去拜。結果她但不贏，反而大輸，受了一次的打擊，她害了一場大病，而去世了，於是我的生活便由姐姐來維持。

「有一天姐姐叫我到她的面前來對我說：『我們唯一的男孩子是你，但我沒有能力維持你的生活，這兒有點錢，你拿去買點香煙、糖果等來

賣吧！』從此我便做着這種買賣，以維持自己的生活。」

「那麼你在這裏賣了多少年？」

「有三年多了，」他望着我說。

「你一天大約賣多少錢？」

「一天只能賣三、四元左右，賺不了幾個錢！」我看見他一面回答，一面流着淚。

聽然我也滴下幾滴同情淚，於是我便從袋裏拿出兩角錢跟他買了十二粒椰子糖。這時恰好巴士回站，我懷着沈重的心情，和他告別了，便匆匆踏上巴士車走了。

的地方。奴才這時才從來當山師傅處學藝回來，所以立刻將師傅所教的武藝拿出來應用，除去了這些瘋漢。所以奴才懇求陛下寬恕那些侍衛們。」這一翻話，說得慷慨得體，聲音抑揚，只見蘇丹面上，毫無怒容，便對首相道：「既然如此，你自己去處治這事罷。」這樣一來，全殿的人便都欽佩漢都亞這孩子，真是有胆有識，心地良善，不但是武藝出眾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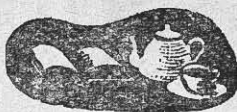
於是漢都亞五人退下殿來，蘇丹

命人吩咐他們改穿蘇丹侍衛的服飾，佩了曲劍，再上殿來，蘇丹一見五人，深為喜歡，對於漢都亞的瀟灑態度，恰倒言詞，更覺歡心，命令他天天教練那些衛隊們的武藝。漢都亞跪了答應，小手放在蘇丹的腳上，見得十分得到蘇丹的寵愛。於是蘇丹退朝，漢都亞等五人也退出，深深得到首相的侍衛們的叩謝，蘇丹的侍衛長也和他們成了要好的朋友。這時漢都亞便成爲一時的風雲人物了。（續完）

淡 寫 新 山

馬 廄 西

一 楔 子



我喜愛新山的早晨，尤其在太陽還沒有顯出光芒的一時段間。晏起的人還在做着甜夢，我就起床了，馬路上是冷清清的，四周的環境極為幽靜，珍珠似的露水濃厚地壓在花草上，我就按照平常的習慣，向着門前斜坡的柏油馬路走上去，路旁樹林中的鳥兒，好像讚美此時此地的良辰美景，欣悅地唱着清脆中聽的歌曲，直到我走上了高坡，在大教堂的花園中欣賞海景時，暖和的陽光，才好像金針似地由東邊樹林中穿過來。這時候我朦朧的睡眠，完全清醒了，充足的空氣，使人感覺異常的新鮮愉快，頭腦也更加銳敏起來。我再走下東邊的斜坡，路過動物園時，間或也順便進去，看看那些兇猛或柔和，敏捷或遲鈍的動物，約二十分鐘的光景，我再走到海濱溜躑時，捕蟹的漁夫，已把滿框的蝦蟹，運到岸上來，準備用車載到市場去銷售，馬路上的行人和車輛也慢慢的多起來了，待回我家進早餐時，還不到七點。

傍晚的時候，也偶然到海濱去看日落，再與明媚的山光水色，親近一番。

我是喜愛自由的人，所以早晚散步的時間，我認為全是屬於自己的，可以毫無束縛地觀察和想像。就如詩人李白所說的：「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這種默默體驗自然風物的靈感，也算得是文章不染塵的來源了。當我每次巧遇到一種特殊的景物時，只恨我不是寫生的能手，也不像那些想像力高遠的詩人能以妙句來表達眼前的意境。

我因公務而居住在新山，遠近的朋友，就把我當做本地人看待，在閒談或信函中，總要我表露一些個人的觀感。我看新山既無爆炸性的新聞，能轟動一時，又無任何藏諸名山的傑作可供借鑑取益，那只有把幾年來，心扉裏堆積起的腹稿，取出來應用，讓它不致於發霉或腐爛。

然而我的心緒既漸漸趨向於澹泊，那所釀造出的蜜，毫無疑義地，定是淡如一杯白水。我想在目前一般從事純馬來亞化文藝工作的朋友們，正努力於開荒的研究，在我看來，起碼得有一番化驗土質優劣的細心，才易

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說，各地雅好文藝的作者，能多量介紹當地的山水名勝，風俗習尚，必使我們有熟悉的益處，所以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該算是爲着拋磚引玉的了。

二 星柔一家的故事

如果說，每一個人，或任何城市的成長，都有種種生動的故事，那末新山的故事，是溫馨的，而且含有一股令人酸鼻的氣息。

新山是柔佛州的首府，馬來人稱它爲柔佛巴魯（Johore Bahru），意即柔佛的新都。初來此地的華僑，也許不易叫喚，就以地形命名，稱之謂「新山」，好像初期美洲的華人把三藩市叫成新舊金山一樣，反正將錯就錯，叫慣了的名字，也就成爲固定的名稱了。不過山是天生成就的，人以新來形容它，實在特殊到極頂。新山的房屋和馬路，都是將高就低的建築起來，有些馬路竟高出兩旁的房屋，彎彎曲曲地盤旋着，可以說它是個極適於居住的風景區，氣候也較涼爽。離市區不遠的地方，多是政府人員的住宅區，多有較寬的花園圍繞着。

新山既非平原，所以初來的人要認識它的「廬山真面目」，除非他能作低飛的空中旅行，否則他是難於一目了然的，況且有些房屋是受樹林的包圍。

如果我們把美人來比新山，它好像一個躲躲藏藏，不肯拋頭露面的閨秀，加上樸實無華的妝扮，稱得上一

個含羞的美人了。不了解它真實情況的人，反而心高氣傲地譏諷它是土頭土腦的村姑，中了封建遺毒的守舊女性呢。

是的，新山實在沒有摩登氣氛，它始終保持着古樸的風俗，安靜地過它與世無爭的日子。實際上它仍有一套處世做人的哲學，足以應付一切艱難的過程，你說它沒有進步嗎？它的進步是正常的，並非躡等的；你說它沒有財產嗎？你看它的椰子、黃梨、樹膠、木材、胡椒，全是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富源。

它對於各民族和平共處的觀點是非常堅定的。這裏的華巫兩族，始終保持着友誼的聯繫，這雖是祖先制定的國策，但後輩却繼續的發揚光大，彼此的心中，不讓芥蒂有絲毫存在的餘地。

我喜愛新山，因爲它富有出塵的清雅，經得起多方面的體驗，偶看似村姑，細看是才子，它隨時能引誘我的靈機敏銳，情緒奔放。新山與星洲僅一水之隔，却有兩種不同的姿態，如果把新山比成小家碧玉，那麼星洲該說是衣香鬢影的貴婦了。它倆原是形影不離的，但，歲月無情，經過驚濤駭浪的波折，終告分手，各立門戶，遂有咫尺天涯的遺恨。不知情的地理學家，看圖識字，竟不分青紅皂白，把它倆分離的部份，劃歸龍王所有，定名爲海峽。

我們翻開馬來亞地圖來研究，顯明地看出馬來亞像一隻匍伏的怪獸，東海岸像脊背，北馬像尾部，柔佛像頭頂，新山像唇舌，星洲像一粒脫口而出的珠子，大有

怪獸戲珠的情趣呢。

然而多情善感的工程師，深恐這粒懸空的珠子，終有一天會失棄，就小心謹慎地，用一條堅固的石帶把它牽起，平常的人，還以為工程師在為他們解決交通問題呢。

三 風光旖旎的海峽

稱得上名勝區的地方，少不了要有山水為之點綴，新山算得馬來亞風景區，可說星柔海峽要佔最大的成份。自從星柔大橋建成後，海水被分成兩半，東面的海較為狹長，是英國海軍根據地，由新山看對岸，英殖民地的許多建築物，座落在稀疏的樹林中，給人的印象，並非軍事的而是藝術性的，紅色的土坡，雜着幾塊青翠的草坪，美麗的感覺，油然而生，尤其我們早上看日出，或月色的夜晚看軍港，那些密密麻麻的燈光，真像一顆顆閃爍着的星宿。我們再由對岸看新山，高處有馬科達太子的綠瓦黃牆的宮殿，和寬柔中學的校舍，以及沿海岸線建築的高腳亞答屋，加上密茂的樹林，十足表現了馬來城市的風味。

大橋西面的海，是橢圓形的，應把它說成是鹹水湖，較為適當。湖光山色，造成新山地勢的優美，你若站立星洲海岸看新山，沿岸海濱那一排高大茂盛的樹林，會使你叫絕。你會讚歎人工的創造，益使天然的景物，增加了風韻。升旗山上的政府大廈，高高的聳峙着，在加上幾座新式的建築物——如王宮、教堂、醫院、法庭

、海關，你會誤認它是歐洲的一個市鎮。我們到了新山海濱看對岸，稀少的房屋，建在一片蔥綠的山丘樹林裏，替我們解釋江山如畫的真意。在我所見的湖水，最易起變化的，莫過於這圓形的湖，在平靜無波時，它的顏色是灰藍色的，天晴天陰或早晚日出日落時，水面都有變化，當我們目不轉睛地領略斜陽的蛻變時，水色也跟着發揮它適應環境的機智，深紅楊黃固是它常有的裝飾，有時它竟變成不紅不黃不紫的一種難於形容的色素，聯帶着那一排整齊的樹林，也染上鮮艷奪目的光彩。我只能說這是天然畫師調錯了顏色的意外收穫，在短促的一瞬間的表露，好萊塢的翡翠七彩的攝影技師，看了這種景象，他只能自愧弗如了，偶然路過新山的人，總認為這個光潔如一面鏡子的海，老是那麼清靜，其實每天都有潮水漲退的變化，我們可以簡單明瞭地說，西風把潮水逼到了新山堤岸邊，北風再把它送回去，在暴風雨的時候，怒濤會滾滾地滾上海濱的馬路上來。除此而外，這個小湖確實給熱帶人一點幽靜的安慰，你如在寂寞的夜晚，漫步海濱，燈光倒映在水裏，你雖心緒紊亂，也會換上了一幅冷靜的頭腦的，你只可惜缺少泛舟遊湖的興會罷了。

四 眷戀西湖的風雅

當我依戀新山湖濱時，使我常常回憶西湖的優點。我說新山的湖水雖富天然之美，但却缺少文人雅士的品評。如果唐宋詩人如李白、蘇東坡官居新山，他們不但

使它點石成金，身價百倍，使遠近的人趨之若鶩，且能使我們後人有做做風雅的藍圖，有「船往西陵佳處放」的享受，讓你起「別有天地非人間」的讚美。你別說西湖有「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子美人的玄妙，也不用說西湖有鳥語花香，晨鐘暮鼓的情景，你只說它那些景物的名稱，就够我們賞玩不盡了。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但那些山水的題詞和形容，却使它們產生了靈性，如：蘇堤春曉、柳浪聞鶯、花港觀魚、曲院風荷、雙峯插雲、雷峯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南屏晚鐘、斷橋殘雪……把西湖十景形容成出神入化的仙境，使庸俗的凡夫，都對它愛慕三分。

會憶我於一九四九年春，攜眷離開住居兩年，那號稱六朝金粉的銷金窩——南京，乘滬杭火車抵達了杭州，當時雖沒有劉佬佬進大觀園那樣地大驚小怪，起碼我是給西湖的文氣折服了。我好像變成負笈研讀西湖文史的學子，我整天勤奮地用功在課程上面，參攷資料，俯拾即是，詩詞歌賦，應有盡有，使我恍惚迷離，好像那些騷人墨客，剛離開西湖似的，總想追上他們探問對這靈秀風物的感興。

我迷戀西子湖的風聲，已經洩露，我的形色已使伴我同遊的妻子，窺知一二，憑添她忍氣吞聲，帶有醋意地提醒我；「算了吧，別再感情用事了，這是什麼時候，瞧，江南遍地是烽火，何不唱起南遷的驪歌呢。」我忍俊不禁地答道：「是的我總會把心收起，另尋天涯的知己呢。」


我終於在數年內，找到了知心的伴侶——星柔海峽了。

五 奇美的意境

人是有情感而較溫和的動物，因此每天接觸的事物，在心目中總會留下多少的印象，我以前是住居在海濱，屋子的四周高聳着幾株陰蔽天日的大樹，它那繁茂的氣派，常常激起熱帶性的機能興奮，雖則說樹大招風，但妙處就是它在暴風雨之夜，發出的呼嘯，實在象徵着強烈的反抗情緒呢。

更深夜靜時，棲息在這幾株大樹上的啄木鳥，發出青銅似的啄木聲，加上萬籟富有節拍的聲音，啄木鳥好像點着板眼。奇怪的是我每次醒來時，總是感覺集中在啄木鳥的舉動上，好像那些苦力工作時發出吭吭的聲聲，是不愉快的情緒混合起來的。我認爲鳥類求食最艱難的，莫過於啄木鳥，它用力舞動長嘴，拚命的打在樹幹上，爲的是想找出深處躲藏的昆蟲來充飢，但它所得的代價未免太微薄了，它是否命中注定，嘴不辛勞會發癢，不得而知。我總覺它們老是固執着謀生的方法，何不在事半功倍，以及不勞而獲的機運上動動腦筋；或像布穀鳥那樣地，只抬着一張嘴，整天布穀布穀地叫喚，但它却有輕易謀食的技巧。（未完）





讀者·
作者·
編者

「會挑起鄉愁的綿綿夜雨，
又滋潤了遠景的奇葩！」

客居僑士，對着綿綿夜雨，
詩人是不禁勾起無限鄉思的。但
是在馬來亞即將形成一個民主獨
立國家的今天，會開發這土地三
四百年，以血汗造成馬來亞繁榮
的華人，今天不應再以客人自居

；尤其是文化工作者，不能再抱着客居的心情，而應負起主人的責任，與馬來亞各民族精誠的合作起來，共同建設馬來亞文化。見於此，詩人把「挑起鄉愁的夜雨」化為滋潤心頭遠景的甘露，雨雖綿綿，夜亦漫漫，但雨總是滋育土地的，文化的幼苗，有了雨露，經過長夜，必然開放燦爛的奇葩！這是毫無疑意的，讓我們殷切的期待吧！

本期新目「馬來公主」是一篇中篇連載歷史小說，內容生動，大概要分十期才能刊完。因為，本刊開本小，遇着篇幅稍長的文稿，便須「待續」，往往一期內待續三四篇，不免令讀者讀得不過癮，或等得「望眼欲穿」，而作者又常覺得文章有被割裂之感；這一點是我們非常抱歉的。小說往往礙於情節的發展，氣氛的刻劃，人物的塑造，是不能簡短的，散文或許伸縮性較大。總希望，作者多寫簡短精采的文章，以饜讀者。

第五期「封建文學」一文第二版第十七行「漢成帝」誤植為「漢武帝」，特此補正。

稿約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等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名及原作者姓名。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注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五) 來稿如須退還，請附足郵資。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十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七五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O. Box 2034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二角



牛
(油畫)

陳文希